

良友交學義書

小兒哥倆

凌叔華作



自序

這本小書先是專打算收集我寫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約自民國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後，編輯者說這書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幾篇，這是後面幾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類的東西，驟然加入，好像一個小孩子穿了雙大人拖鞋，非常不襯，但爲書局打算，這也說不得了。

書裏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

兒時的寫意畫。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思，甚至記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時掉了幾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念着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幾篇作品的寫作，在自己是一種愉快。如這本小書能引幾個讀者重溫理一下舊夢，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報了。

民國廿四年九月寫於珞珈山。

目次

小哥兒倆·····	一
搬家·····	二九
小蛤蟆·····	五一
鳳凰·····	七三
弟弟·····	九七
小英·····	一一七

千代子·····	一三一
開瑟琳·····	一五五
生日·····	一七七
倪雲林·····	一九五
寫信·····	二二三
無聊·····	二二五
異國·····	二四五

小
哥
兒
倆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 二乖上的小學校放一天春節假，連城外七叔叔的大學堂也不用上課了。頭一天爸爸早就打了兩次電話催七叔叔早些回家過節；媽媽出門買了許多材料，堆滿了廚房的長桌子，預備做許多菜。

這一天早上的太陽也像特別同小孩子們表同情，不等鬧鐘催過，它就跳進房裏來，暖和和的爬在靠窗掛的小棉袍上。

『二乖！還不起，太陽都出來了。』大乖方才醒了照例裝着大人口叫弟弟起來，其實他還未滿八歲比弟弟大兩年。

二乖一些沒理會哥哥說什麼話，現在不曉得做了什麼可怕的夢，只顧把他的胖胖的圓臉往被窩裏藏。

這樣一來，哥哥可看不上眼了，跳下自己的小床，披了牆上晒曬和的棉袍，走到弟弟床前，搖他幾下，搖不醒，他叫起來。

『媽媽，你來看看二乖，他又把腦袋放在被窩裏睡覺。』

這一喊沒把媽媽喊來（媽媽早就上房去了，不在隔壁）倒把二乖驚醒了。他的小喇叭嘴，老是那樣笑呵呵的樣子，他忽然坐起來搓眼問道，

『哥哥要去了嗎？』

『去那裏？今天放假！』

放假兩字特別響亮，這響亮聲直竄進小心竅裏，使他們想起快活的串來。二乖一邊穿衣服說，

『媽媽說今天有好東西吃。』

『七叔叔今天回家，上回他答應給我們帶一隻像表叔家那樣的百靈來。』大乖說着好像已經看見七叔叔像上回一樣騎了一頭黑驢手拿一個烏籠子的樣子。他一邊跳着跑出房門，一邊唱道，

『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禿禿。』

『二乖』一邊洗臉也跟着唱『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豬豬。』

媽媽從前院走進來喝道，

『怎麼好擎七叔叔唱着玩，他聽見要生氣啊。』

『七叔叔來了嗎？』大乖急問道。

『剛才到，快洗乾淨臉才許出去。』

『怎麼沒有聽見小毛驢鈴鐺響，』大乖說着趕忙的擦臉。

『你猜他總得騎驢纔能回來嗎？這回他坐汽車回來的。』媽媽說着，一

邊替二乖拉正了領子。

『二乖，咱們跟七叔叔要鳥兒去。』大乖放下洗面巾拉着二乖就跑。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聲笑聲，七叔叔果然帶了鳥來，還是一

雙能說話的八哥。

『把籠子摘下來讓我細細的看看他怎樣說話。』二乖推着七叔叔的手央求道。

籠子放在一張八仙方桌子上，兩個孩子蹲在椅上張大着嘴望着那裏頭的鳥。那鳥的全身羽毛比媽鴨頭髮黑得還可愛，那隻滴溜轉的圓眼睛不住的向着孩子們凝視，一會兒把黑滑的小腦袋一歪，圓眼珠子一轉，像想什麼心事似的，忽然它的臘黃色的長嘴上下張開了嬌聲叫道『開飯，開飯。』

孩子們歡喜得爬在桌上亂搖身子笑，他們的眼，一息間都不曾離開鳥籠子。二乖的嘴總沒有閉上，他的小腮顯得更加飽滿，不用圓規，描不出那圓度了。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指伸進鳥籠子縫裏，『小舌頭多小

呀！」

大乖他用的最寶貴的新式自來鉛筆插進籠子逗鳥玩，也喊道，

「八哥，八哥，再說一遍。」

這隻鳥似乎非常懂事，一些也不認生。望着小孩子又叫道，「開飯，開飯，小禿子叫開飯！」

這聲音簡直像是從一個小學孩子的嘴裏出來似的，不但孩子們聽了樂得起勁，連七叔叔同爸爸都圍到桌子來了。

「它從前的主人家一定也有小孩子的吧？」爸爸同七叔叔說。

「是學校的花匠賣給我的，他家有五六個小孩子。」七叔叔說。

「五六個小孩子把它喂大的是不是，叔叔？」大乖趕緊問。

「他們喂大了它，還教它說話。你們天天下課回來像先生教學生那麼」

教幾次，它更會說許多話了，我還看過會背出一首長詩的鸚哥，這沒有什麼出奇，祇要肯耐煩教，一遍不會，教兩遍，教一百遍都不嫌麻煩就行了。」

七叔叔末了講的什麼孩子們簡直沒聽見，他們倆又都目不轉睛的呆向着籠子看，他們想到自己要做先生，這是多好玩的事，大乖還在那裏想要那裏做講堂，上課下課打鐘或是搖鈴，他想到小學校是打鐘，幼稚園是搖鈴的。

大乖正想同二乖說好就在今天實行這大計畫了，恰在這頃刻間媽媽來喊大家去吃春捲。

孩子們本來不肯離開八哥去吃早飯，要求媽媽把鳥籠子提到飯廳去看着吃，無奈媽媽向來不大輕易答應孩子的要求，要求最成功的也不過是折

中辦法，這回也不外這樣，允許了一半，只許把烏籠子掛在飯廳前面的桌上，吃點心時隔着玻璃窗望得見。

大乖的眼總是望着窗外，他最愛吃的春捲也忘了怎樣放餡，怎樣捲起來吃，他差不多吃過一兩捲後，都祇吃包捲的粉皮，忘了放餡了。二乖因為還小，常傍媽媽坐，都是媽媽替他捲好的，不過他到底不耐煩坐在背着烏籠子的地方，一吃了兩包，他就跑開不吃了。

二乖離開飯桌便向廊下跑去，大乖也在後跟了來。

『孩子們，吃這一點不吃了嗎？一會兒餓肚子餓，可沒有東西吃，聽見沒有？』媽媽看着孩子的入迷，這樣從背後喊住問。

孩子不約而同的回答，『吃飽了，不吃了。』

七叔叔嘆着笑道『糟了，孩子們都着迷了，是叔叔害他們的！』

叔叔把花兒匠交給他的用雞蛋炒的小米交給大乖，留着喂鳥，又說最好只給它涼開水喝，隨便喝別的水恐怕會生病。

「大乖叫二乖拿着小米的口袋伺候着八哥吃完再添，自己却一手拿一茶杯，在那裏很小心的把熱開水倒來倒去要把水涼弄了給鳥喝。」

「哥哥，你說要那裏做講堂？」二乖問。

「草亭子做講堂頂好，那邊沒有人吵。」大乖常裝出大人的氣派來說話，臉色非常鄭重。

『我要教它念第二冊國文，要它背得一個字都不錯，比你還強得多。』二乖也沒覺得哥的話不好聽，因為爸爸常常當他面說過幾次他念書不行，比大乖差得遠了。大乖也說慣了一些瞧不起他的話。他還是笑嘻嘻的望着哥哥說：

「哥哥，我教它唱『先生早呵』？朱先生昨天誇我這歌頂好。」

「你做唱歌先生好了，可是教唱歌的時候，不要笑。」

「我們什麼時候開學呢？」

「愈早愈好，今天早上吧。」大乖很有把握的樣子說了。

好容易媽媽允許了可以把鳥籠帶到園子裏，這一早上，可把兩個孩子忙透了。

想到了學校的國文先生帶眼鏡，抱着一個皮書夾來上課的，大乖就跑去把媽媽的避風眼鏡從抽屜裏翻出來了自己帶上，又把爸爸出門用的皮包也夾起來。臥房的鬧鐘也搬到亭子上來，因為找不着鈴子，上課下課只好回鬧鐘就算搖了鈴了。

哥哥上去擺出正經面孔來，教了一課國文，這八哥學生不知是認生害

羞或是真笨，一句句子教了十幾回都念不出來，只會向先生溜眼歪頭，先生末了沒法子望着它，它就提高了聲像小孩子撒嬌似的喊一聲『開飯，開飯！』

這兩個孩子聽是八哥又出聲說話，高興得叫起來，等到他倆圍着籠前逗它，它怎樣都不開口了。

『這學生還認生害羞吧。』大乖說。

『它餓了吧，』二乖拿了小米放在手掌上喂它吃。八哥啄一口小米，歪一歪頭望孩子一下，那樣子比洋娃好玩多了。

『這樣子好玩！』大乖喂八哥水喝。

『哥哥，它晚上跟誰睡覺？』二乖問，他心裏先想今天晚上怎樣放在床上，把自己的新棉被給它蓋，明早上它若不醒，他就學媽媽來叫自己一

樣，把它整個抱起來，不管它醒了沒有。

『你真傻氣，那見過人同鳥睡的呢。』哥說。

到吃午飯，他們還要求把八哥掛在廊下，二乖留了一小碟自己愛吃的燉肥肉，吃完飯帶去給八哥，給媽媽止住他，惹得大家都笑了，他還說怎麼鳥不吃肉嗎？

飯後爸爸同叔叔要去聽戲，因為昨天已經答應帶孩子們一塊去的，媽媽就同他們換衣服。

小哥兒倆要帶八哥去，可是他們祇坐地子又不是包廂，那能帶個鳥籠去呢。

『捨不得離開八哥就別去好了！』爸爸帶笑的說。

『今天可有李萬春做黃天霸呀！』七叔叔提醒他們。